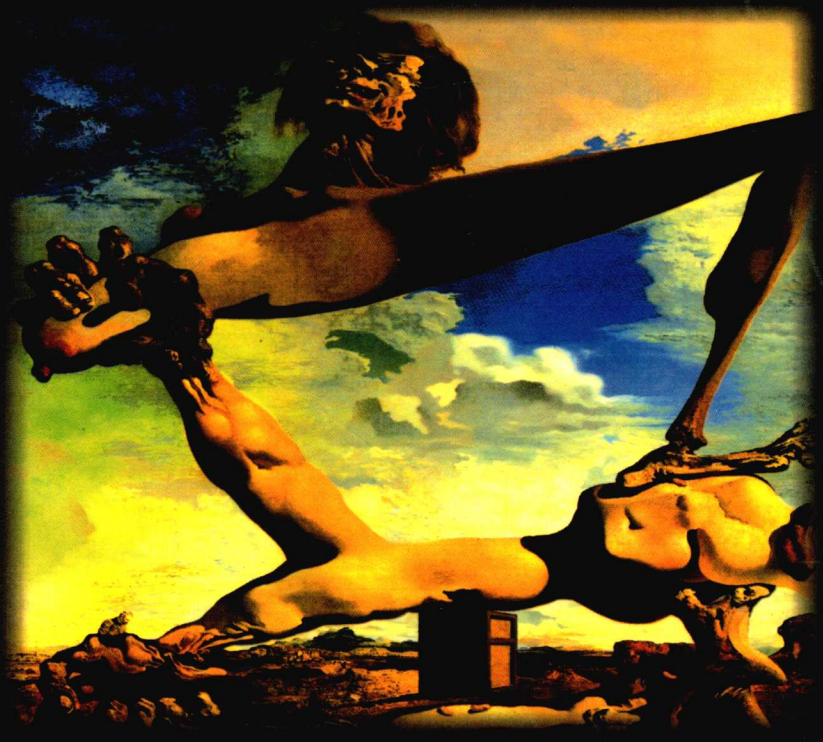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嘉莉妹妹

[美] 德莱塞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I712.45
479

嘉利妹妹

[美]西奥多·德莱塞 著
潘玉敏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 毫米 印张:702 字数:15500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7-5312-1346-X/I·313 定价:5800.00 元(全 60 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漂泊无依的人　电磁的吸力 …… (1)
第　二　章　贫困潦倒　铁石无情 …… (10)
第　三　章　命运作弄　周薪低廉 …… (16)
第　四　章　胡思乱想　事实捉弄 …… (26)
第　五　章　火树银花　名声的作用 …… (39)
第　六　章　机旁少女　今天的骑士 …… (47)
第　七　章　物质的诱惑　美人的魔力 …… (59)
第　八　章　冬天的讽示　使者应召 …… (71)
第　九　章　习俗的火种　青眼看人 …… (79)
第　十　章　冬天的劝告　幸福使者来访 …… (86)
第十一章　感染的时髦　自卫的感觉 …… (95)
第十二章　高楼灯火　使者的恳求 …… (105)
第十三章　传说纷纭　推心置腹 …… (114)
第十四章　视而不见　一种影响的没落 …… (123)
第十五章　厌旧怜新　青春的魔力 …… (130)
第十六章　笨拙的阿拉亭 入世之门 …… (142)
第十七章　门口一瞬　前途有望 …… (151)
第十八章　初越门限　欢呼与告别 …… (161)
第十九章　魔窟一刹那　隐约的絮聒 …… (166)
第二十章　灵的诱惑　肉的追求 …… (180)



第二十一章　灵的诱惑　肉的追求……（188）
第二十二章　星火燎原　肉欲与骨肉交战……（193）
第二十三章　受难的灵魂　背后的一步……（204）
第二十四章　死灰未灭　窗中人面……（216）
第二十五章　死灰未灭　无所适从……（220）
第二十六章　幸福使者垮台　搜索门路……（226）
第二十七章　情急智生……（236）
第二十八章　法外之徒　魔鬼被扣……（247）
第二十九章　旅途的安慰　海上的小艇……（257）
第三十章　大人物的王国　信徒的梦……（271）
第三十一章　红运高照　百老汇路洋洋得意……（278）
第三十二章　伯提沙撒的宴会 有待说明的预言家　……（286）
第三十三章　禁城之外　一年不如一年……（299）
第三十四章　石磨的碾转　一些糠屑……（307）
第三十五章　徒劳无益　愁容满面……（316）
第三十六章　惨酷的衰退　时机的幻影……（326）
第三十七章　精神觉醒　重寻门路……（337）
第三十八章　魔窟里的游戏　窟外的冷酷世界……（346）
第三十九章　光明与黑暗　两个世界的分裂……（357）
第四十章　公开的分裂　最后的呼吁……（368）
第四十一章　罢　工……（377）
第四十二章　春天的感触　人去楼空……（394）
第四十三章　举世赞美　黑暗中的眼睛……（404）
第四十四章　这不是魔境　黄金难买……（412）
第四十五章　穷人的奇变……（422）
第四十六章　吹皱一池春水……（437）
第四十七章　失败者之路　风中的竖琴……（44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漂泊无依的人　电磁的吸力

当嘉洛林·米贝搭赴芝加哥的下午班火车的时候，她全部行装只有一只小皮箱，一只廉价的鳄鱼皮制的提包，一小纸盒点心，一只弹簧开关的放着她的车票的黄皮荷包，里面还有写着她姊姊在凡布仑街住址的纸片和四块现钱。那是一八八九年的八月，她正十八岁：清秀，腼腆，怀揣着年轻无知的幻想。惜别的无奈令她难受，母亲和她吻别时，她涌出一阵热泪，当火车驶过她父亲白天做工的面粉厂时，她喉部感到有些窒息；村里看惯了的绿野渐渐在眼前消失，使她发出伤心的叹息。而那些把她和少女时代以轻轻系住的柔丝，不得不就此断绝了，故乡已离她远去。

过了一站又一站，要回去是可以下车的。芝加哥就在前面，火车每天来来往往，使这个大都会内部的联系更密切起来。哥伦比亚城离得并不太远，就是芝加哥她也只到过一次。请问，几个钟点，几百里路根本什么都不算。她望着那张写着她姊姊住址的小纸片，在出神。她注视着眼前匆匆消逝的田野景色，可又忽然改变思路，空洞地猜想着芝加哥的模样。

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离开家，只可能有两种遭遇。或者是，在好人的帮助下越变越好，或者是，染上了大都市的恶习而堕



落下去。在这样的环境里，既不好又不坏，是不可能的。大都市里到处是奸谋和诡计，还有更其细微、更其投合人情的诱惑。有些巨大的力量，会以洞达世故的人所有的花言巧语，骗你上当。万点灯火的闪耀和乞爱挑情的眼波具有同样的魔力。天真坦率的心灵，多半是由人力压根儿所不能及的力量败坏的。城市的喧闹，生活的吆喝，鳞次栉比的楼房，那受惊的心弦会被暧昧的言词叩动。倘使没有个经验丰富的人在旁边，必须有个人低声给她指点迷津，这些人世的勾当，不知会把谎言、妄语灌入多少不知警惕的人的耳朵里去！由于不明它们目的，人世的繁荣就像音乐一般，往往要把一些头脑简单的人的理解力松懈下来，然后使它们迟钝，然后堕入歧路。

嘉洛林——嘉利妹妹是她在家里的小名——观察和分析能力都还没有成熟。她心里只有她自己，但是性格却不像应有的那么坚强。可是，这倒是她的主要特性。青春的幻想充满了她的心，带着发育期还未容光焕发的美，生有一副将来会出落得仪态万方的身材，眼睛透着天真的智慧，她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少女——距离最初的移民已有两代了。她对书本一点儿都不喜欢，更不用说到知识了。她天生的姿态还没有发育完成——还不会搔首弄姿。她很少用手。脚虽小，然而扁平。可是她渴望物质的享受，敏感于人生热烈的乐趣，懂得顾影自怜。她是个装备不齐的小骑士，妄想到神秘的都市去进行一番探险，做着空洞的平步登天的幻梦，想把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浪子踏在脚下，听由她使唤。

“那就是，”一个声音告诉她，“惠司康辛最美的一个游览区。”

“是吗?”她怯生生地答到。



火车刚出华开夏，她却觉得背后早已有个人。她觉得他正在端详她浓密的头发。他一直在那里缕缕缘缘，凭着直觉，她感到后边的那个人对她发生了兴趣。这种情况下常有的拘谨之感和少女的矜持，教她要预先提防这种亲近，可是这个人因老于此道而产生的大胆和魔力却占了上风。她竟回答了他的问话。

他俯身向前，把胳膊搭在她的椅背上，以便使自己讲得更加娓娓动听。

“是的，那是芝加哥人的一个大游览区。堂皇非凡的旅馆。你对这个地方不太熟悉吧？”

“唔，是的，我不大熟，”嘉莉回答。“我住在哥伦比亚城。可是这个地方我不熟悉。”

“那么，这是你第一次到芝加哥，”他说。

她一直觉得眼角边有个人脸。红润的面颊，淡淡的上须，戴着灰色的呢帽。她转头周身打量了他一下，自卫和撒娇的本性，在她头脑里乱哄哄地打旋。

“不是那个意思，”她说。

“啊，”他回答，很讨人喜欢的样子，装出一副说错的神情，“我以为你是那个意思呢。”

他属于“销货员”那一类人中的典型。他其实适合于一个更新的名词——一八八〇年那个名词在美国人中突然流行起来，简明的含义是：一个穿着举止被认为可以讨得敏感的娘儿们欢心的人——一个“小白脸”。那时还时新的他的栗色方格衣服，没过多久就变成生意人的服装了。背心领口开得很低，胸部突出白底粉红条子的笔挺衬衫。从上装袖里，露出扣着大而扁的金钮，花式相同的布袖口，上面嵌着叫做“猫儿眼”的

黄玛瑙。手指上戴着好几个戒指——其中之一是永不走样的私章。背心上荡着系着“共济会”徽章的金表链。全身的衣服做得紧窄，配上擦得很亮的厚底漆皮鞋和灰色呢帽。就其所表现的知识程度看来，倒也有些动人。嘉莉对他瞟了一眼，而他那一切故意的卖弄，肯定给她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让我记下他最成功的举止和方法的最动人的特点，否则这一类的人物就一去不复见了。第一要点，当然是漂亮的服饰，没有这个，他还算得了什么呢。其次是健壮的体格，激动着对女性强烈的欲望。一颗对人世的力量和问题毋须顾虑的心灵——不是为贪得，而是为五花八门的快乐无厌的追求而活动的。他的方法总是简单的。出于对异性热望和爱慕是大胆的主要因素。如果遇到一个年轻的姑娘，他就会以和颜悦色的神情，带着请求的语调去接近她，结果往往会搭得上腔。倘使她卖弄一点儿风情，他就往往会表现得更亲近些，倘使她表示“说得投机”，那他就要喊她的小名了。倘使到一家百货商店里，他就像很熟悉似的在柜台边东走走西转转，问一些行家话。在如火车或车站等不太杂乱的地方放慢脚步下来。倘使碰到了看样子容易上手的对象，他就全神贯注的请安问好，带路到会客车去，替她拿提包，倘使拿不到提包，就坐到她身旁，希望能送她到目的地。拿书、拿脚凳，拿枕垫，放窗帘，这一切他都能做。倘使，她到了目的地而他却没有下车替她拾掇行李，那就是因为，照他估计，已经彻头彻尾失败了。

女人对服装的研究简直是与生俱来的。不管她多么年轻，衣服总是她完全懂得的一件事。在男人的服装上有一条不可言传的依稀的界线，为她分清了哪些男人值得她多看一眼，哪些不值得。一个男人一旦落到这条依稀的界线以下，他就休想得



到女人的顾盼。女人会注意男人服装上的另一条线。嘉莉身旁那个人的身上现在显出了这条线。她有了一种相形见绌的感觉——她觉得自己的黑布镶边的蓝布衣服，像是褴褛了一些，又觉得鞋子是破旧了一些。

“让我想想看，”他说，“我认识你们城里不少人。比如绸缎店老板吉勃生和衣庄店老板摩根洛。”

“啊，你认识吗?”她接上来说，又想起了曾经引起过她多少渴望的他们店里的样品橱窗。

他终于找到了她的兴趣所在，就流利地顺着谈下去。过了几分钟，他就过来和她并排坐了。他谈着他的旅行，芝加哥和那里的好玩地方，谈着衣着生意。

“你会觉得去那里会很好玩。你有亲戚吗?”

“我去看我的姊姊，”她解释道。

“你得去看看林肯花园，”他说，“还有密歇根大街。那里正盖着大房子。那是第二个纽约——太伟大了！有那么多东西好看——戏院，来往的行人，漂亮房子——啊，你会喜欢的!”

他所描绘的这一切隐痛了她的幻想。在如许繁华面前，她显得很渺小，心里有些儿难过。虽然她明知自己所处的不是快乐的境遇，可是他所陈述的这一切物质状态，还是可以被寄予希望的。这个衣冠楚楚的人的亲切言谈使她觉得比较满意。他说，看到她就想起了几个红女演员，使她不禁微笑了出来。她并不傻，但这种殷勤还是有影响力的。

“你要住在芝加哥一段时间，是不是?”现在他们是在随便谈心，他在要转话题前问道。

“我不知道，”嘉莉没有把握地说——这时，可能找不到工作的念头，在她脑子里闪了一下。

“几个星期总有吧，”他说，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

现在他们已在言语以外，眉目传情。他捕捉到了使她妩媚动人的那描摩不出的气息。她明白他对自己所发生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女人所乐意，又是害怕的。她的态度是单纯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她还不懂娘儿们用以掩蔽真情的那许多装腔作势的小动作。她在有些事情上表现得大胆了些。如果她曾经有过聪明的同伴，人家一定会告诫她，不该那样直望着一个男人的眼睛。

“你为什么问这个？”她问。

“唔，我要在那里住几个星期。我要去店里看货色，拿些新样品。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领你出去玩玩。”

“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哦，不，我是说我不晓得我能不能。我要住在姊姊家，而且——”

“那么，倘使她要说话，我们就想些办法吧。”他掏出一本袖珍笔记簿和一支铅笔，好象一切都已经说定了似的，“你的地址是哪里？”

她摸索着荷包，里面装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片。

他从后面的裤袋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荷包。里面装着些纸片，一张旅程表和一卷钞票。她对这个印象很深。从来没有一个讨好她的人，拿得出这样的荷包。真的，从来没有一个见过世面，有经验的旅行者和她这样接近过。荷包，发亮的皮鞋，漂亮的新服装，以及他那一副派头，在她心里勾勒出了一种朦胧的幸福世界，他是其中的中心人物。这使她乐于接受他所做的所有事。

他掏出一张精美的卡片，上面印着巴莱—加留公司，左下角上印着查利·赫·杜洛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就是我，”他把卡片放到她手里，指着名字说。“念做杜洛—埃。从我父亲方面算，我是法国人。”

他在她看名片时收起荷包。于是，他从上装口袋里的一束信里抽出一个信封。“这就是我替他们销货的那个厂家，”他接着说，指着信封上的一个图，“斯台特街和莱克街转角。”语调里带着得意。他觉得在这样的厂里做事有些道理，并希望她也有同感。

他问她地址并拿好笔准备写。

她看着他的手。

“嘉莉·米贝，”她缓缓地说，“西凡布仑街三百五十四号薛·西·汉生转交。”

他小心地把它记下来，又拿出了荷包。“假如我下星期一晚上来找你，你会在家吧？”他说。

“我想在的，”她回答。

果然不错，语言只是心意的模糊的影子。它们是小小的有声的锁链，把意图和巨大无声的感情连在一起。这里有两个人，交换短短的语句，掏荷包，看名片，而两个人都觉察不到真正的感情是多么难于捉摸。谁都不能确知对方心里的想法。他对自己已经得到怎样的成功并不清楚。她也不明白吸引自己过去了，直到他抄了她的地址。现在她明白自己已输了一着，而他已取得了胜利。他们早已感到彼此间有了些交情。谈话主动权已早已被他掌握了。他说话随便了。她的拘束感也消失了。

芝加哥快到了。到处都有信号。列车在他们身边疾驶过去。越过广阔平坦的草原，他们看得见一行又一行的电杆，竖在通向那个大城市的田地里。城郊市镇的影子远远的能看到，



有许多高耸入云的大烟囱。

旷野里时而有两层楼的房子立着，不围篱笆也没有树木，像是房屋大队的逐渐接近的孤单的岗哨。

对于富有想象的天才，对于儿童，或是对于从未出过门的人来说，第一次接近大城市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特别是在黄昏——光暗世界交替的神秘时分，那时候生活正从一种气氛或景象转变到另一种去。呵，夜的恩赐！它给疲倦的人不知预备了多少东西呵！古老的希望之影不是永远在夜里重复着吗！苦役的灵魂在自言自语："自由马上就属于我了。我要过快乐的生活，享受快乐了。街道、灯光、辉煌的餐室，是我的了。戏院、舞厅、茶会、消闲的处所、甚至欢乐的生涯——这一切在夜间都是我的了。"尽管人们还关在店堂里，可是激动的心情早已冲到外面。飘扬到九霄之外。就是最迟钝的人也觉得有意思，那是在白天万万想不到，说不出的。夜解除了苦工的负担。

她凝视窗外。人事是这么具有感染力，她的旅伴看到她出了神，不觉也对这城市重新发生了兴趣，指出了这块地方的奇迹。

"芝加哥的西北部就是这里，"杜洛埃说。"芝加哥河，"他指着那条浑浊的小河，来自远方的大帆船拥塞着河，船头紧贴着漆黑的河岸。火车喷出一股蒸气，发出一阵叮哨响，铁轨一阵轰隆，已看不见了小河。"芝加哥将要变成个大城市，"他说下去。"这是个惊人的地方。这里有许多好看的东西。"

这些话她没有听清楚。她安静不下来，心里满是恐惧。她开始想起她是独个儿远离家庭，闯进人生的大海，要挣扎谋生。她感到有些儿透不过气来，——她的心跳得那么快，一阵



难过。她半闭着眼睛，竭力想忘掉那些，想着哥伦比亚城离得并不远。

火车服务员口中不停地喊着“芝加哥！芝加哥！”同时猛地打开车门。火车驶进了一个人群更拥挤的广场，场上腾沸着嘈杂的人声。她开始一手紧紧地握住荷包，收拾可怜的小提包。杜洛埃站起来，踢一下脚抻直裤子，抓起他干净的黄提包。

“我想你的亲戚会来接你的吧?”他问，“让我替你拿提包。”

“啊，不要，”她说。“你不要拿。我希望见到姊姊的时候，你不是和我在一起。”

“好吧，”他很和气地说。“话虽如此，我会在附近的，假如她没有来，我会把你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你真和气，”嘉莉说，在这陌生的处境里感受到这种殷勤是太好了。

“芝加哥!”火车服务员拉长了声音叫。灯火已经亮了起来，他们到一个阴暗的大车棚底下，到处都是客车，火车在慢慢地挪着。车里的旅客都站了起来，挤到门口。

“唔，我们到了，”杜洛埃说，带头走到门口去。“再见吧，星期一见。”

“再见，”她回答，握住他伸出的手。

“记住，我望着你，直到你找着你姊姊。”

她微笑着盯住他的眼睛。

他们并排走出来，装出互不相识的样子。一个面容消瘦的普通女人，在月台上认出了嘉莉，急忙走了上来。

“哎呀，嘉莉妹妹!”那女人说道，接着是一阵寒暄与拥

抱。

嘉莉立刻觉察到气氛的变换。她感到现实在这纷乱喧嚣和奇异的环境中抓住了她的手。不是光辉和快乐的世界。也不是娱乐的环境。她的姊姊由于辛勤劳苦，显得极其疲惫不堪。

“喂，家里的人都好吗?”姊姊开始问；“爸爸好吗？妈妈呢?”

嘉莉眼睛看着别处回答了。杜洛埃就站在走廊的那头——候车室和街上去的门口。他在回头顾盼。当他看到她看见他，并且已经跟她姊姊在一起，他便转身走了，留下了一个笑影。只有嘉莉看见了那个笑影。当他走开的时候，她觉得一阵失落。在望不见他的时候，她开始觉得伤心。她和姊姊在一起，觉得非常寂寞，就像孤立无援的人落入了无边的深渊。

第二章

贫困潦倒　铁石无情

敏妮的家在西凡布仑街的工人和职员住宅区，当时就叫做单层住宅。这里多数人是迁移来的，并还在继续迁来，每年人口急增达五万之多。房间在三层楼，前面窗子俯临街道。街上，一到夜晚，杂货店的灯就都亮了，小孩子就聚在那里玩。马车的小铃声时隐时现，在嘉莉听来是又新奇又好听。当敏妮带她进门时，她出神地听着那些声音，看着那些活动，领略四面八方远远地展开的大城市的市声。



汉生太太按客套寒暄之后，把婴儿交给嘉莉，自去拾掇晚饭。她的丈夫问了嘉莉几句话，就坐下去看晚报。他是个沉静的人，在美国生的，父亲是瑞典人，现在畜牧场做冷藏车的清洁夫。对他来说小姨子是不相干的。她的来到对他并不产生任何影响。他所注意的只是关于在芝加哥找工作的问题。

“这是个大地方，”他说。“要不了几天，你就可以找到个位置。每人都是这样的。”

她要找个工作，自付伙食是早已默认了的。他是生性爱好干净，又节约的人，已经在西郊远处定购了两块地皮，按月分期付款，已付了好几个月。他的心愿就是将来有一天，要在那地上盖一座房子。

趁着准备晚饭的空隙，嘉莉得到了打量房子的机会。她具备观察的能力，和女性这方面都富有的敏感。

她感觉得到一种寒伧的生活味儿。房间的墙上，糊着不协调的花纸。地上铺着席子，客厅里铺一块薄薄的破地毯。这些家具，看得出是穷人仓促之间在旧货店里收集来的。

她抱着孩子，和敏妮坐在厨房里，直到孩子哭起来。于是便站起来走动，嘴里哼着催眠曲。后来汉生被吵得看不成报了，才过来把孩子抱了去。这就是他可爱的地方——他有耐心。谁都看得出他很爱他的孩子。

“喂，喂，”他说，一面走动着，“不要哭，不要哭，”在他的语音里，有着明显的瑞典口音。

“你先看看市面吧，想不想?”吃饭的时候，敏妮说。“那么，我们星期天去逛林肯公园。”

嘉莉注意到汉生沉默着。他似乎在想着别的事情。

“那么，”她说，“我打算明天出去看看。星期五和星期六

都有空，不会碍什么事的。哪边是闹区?”

敏妮开始回答，但是她的丈夫接了这个话茬儿。

“在那边，”他边说边指着东边。“那是东。”接着他就纵谈芝加哥的形势，那是从来没有过的长谈。“你顶好到河那边去看看，沿富兰克林街的那些大制造厂，”他停了停，“许多女孩子在那边工作。来去也便当，离这里不远。”

嘉莉边点头边打听附近情形。姊姊用压低的声音，把她所知的有限一点事情告诉她，那时汉生只顾着逗弄孩子。后来他站起身来，让她女人抱孩子。

“我去睡了，早晨要早起，”他走了出去，走过客厅到暗黑的小寝室里去睡觉。

“他在老远的畜牧场工作，”敏妮解释道，“五点半钟就要起床。”

“那你什么时候起来做早饭呢?”嘉莉问道。

“大约在五点二十分。”

嘉莉洗碗碟，敏妮替孩子脱衣服，并把孩子放到床上，两人共同做完了那天的工作。敏妮有一种勤劳刻苦的作风，嘉莉看得出，这是她做不完的苦工造成的。

她开始明白必须抛弃和杜洛埃的关系。不能让他到这里来。她从汉生的态度和敏妮谦卑的神情里看得出来，这房子的整个气氛，就只配做经年累月的苦工，除此之外，任何事情都绝不相容的。既然汉生每天晚上都坐在前房看报，既然他九点钟就要上床，敏妮也只稍迟一点，那他们对她的要求是什么呢？她明白，在她想要找男朋友之前，先得找到工作，能够自谋生活。有些事注定是有缘无份的。

“不行，”她心里想，“他不能到这里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